

借助大数据和互联网传播,致力于服务读者闻道解惑——

上图:打造传统文化开放教室

■本报见习记者 姜方

何为君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身之道的立意为何?“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现代人当如何修养身心?“惩忿窒欲、谨言慎行、内省自反、克己慎独、改过迁善。”上周末的上海图书馆多功能厅内,《百家讲坛》主讲嘉宾、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强在解析“传统之道”,台下座无虚席。“夫子之道:四书通讲”6场系列讲座,是上图讲座中心的开年文化“重头戏”。

近年来,上海图书馆致力于引导市民听讲座从看“热闹”走向看“门道”,从听讲座走向读书,从泛读走向精读。借助大数据和互联网传播,图书馆讲座正在成为市民的开放教室,让更多人闻传统之道,切实提升了民众的文化参与感、获得感

和认同感。

大数据让传统文化讲座更可亲

在传统节日期间推出符合该节日文化内涵的讲座,已成为上图讲座策划团队的惯例。今年春节,不少市民就追随“春节专题讲座”的脚步,度过了优雅祥和的中国年。比如四书通讲中,刘强带来新书《论语新识》,市民能在现场和学者切磋学问,还可于课后阅读相关书籍。刘强说:以《论语》为代表的典籍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积淀着丰厚的思想瑰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四书中的人文精神,结合了崇高的价值理想与切实的百姓日用,至今能对世道人心提供有益启迪,鼓励人们向上向善。”

每月常规的讲座安排同样呈现在上

图“讲座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上。中华创世神话专题、文创讲坛、戏曲名家公开课等讲座正在火热展开。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叶舒芜带来“尧舜圣德——中国圣人神话”,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姚大力开讲“视觉感知中的元代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献上“司马光与他的时代”专题。还有梨园戏旦角演员曾静萍的“跟我走进梨园戏”公开课、京剧武丑角演员严庆谷的“京剧的‘三小戏’——从《柜中缘》说起”导赏,都颇受市民欢迎。

记者了解到,上图讲座团队调研演讲者学术水平并试听其讲课,通过书籍借阅大数据分析读者喜好,和主讲人商讨后将文化讲座打磨得更亲民,提高听众接受度。翻阅“讲座图书馆”公众号,由普通读者整理的讲座内容及语录比比

皆是:“文化的融合是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看完古代艺术再看现当代艺术,能感受到艺术的传承脉络,民族灵魂的一以贯之”……图书馆与观众已形成良性互动。

微传播时代让图书馆讲座触手可及

据悉,申城各区图书馆与上图联系密切。奉贤区图书馆“言子讲坛”曾通过上图讲座中心邀请到孔子第75代孙孔祥林,面向听众分享孔氏家族的祖训与家风。虹口区的“海上文化讲坛”、金山区的“金文讲坛”,崇明区的“瀛洲大讲坛”等图书馆讲坛,也成为市民家门口的课堂。此外,包括四书通讲在内的“重量级”讲座,上图会将其拍摄成视频,与全国180

多家图书馆共享。

去年年底,最新录制的演播版Libtalk上图微讲座上线。团队邀约专家学者现场录制,以简洁语言、独到视角展示精妙观点,人物典故引用详慎。这些每段8分钟左右的Libtalk已上线41条,被听众誉为“8分钟营养快线”,包括孔祥林的“诗礼传家一脉深 文字道德圣人家”、古典文学学者叶扬的“叶扬读唐诗”系列、青年书评人顾文豪的“舌尖上的历史”等。演播版以画里画外、闲书有益、读诗写诗等版块登录微信平台,市民只要动动指尖,就能获取丰富的精神食粮。

上图讲座中心主任吴敏表示,若讲座是“豪华大餐”,微讲座就是“精美点心”。“观众在地铁、公交车上只要用几分钟时间听完微讲座,就能学到某个小知识,这适应了微传播时代人们对文化的迫切需求。”



上海图书馆多功能厅内,《百家讲坛》主讲嘉宾、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强在解析“传统之道”。“夫子之道:四书通讲”6场系列讲座,是上图讲座中心的开年文化“重头戏”。(上图讲座中心供图)

让先贤与读者展开隔空对话

“提问诸子”系列丛书赋予传统典籍新的表达形式

■本报记者 许畅

日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提问诸子系列”丛书将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孙子、墨子等十位先贤从尘封的历史中请到前台,展开“提问式”隔空对话,赋予诸子百家学说新的时代内涵和表达形式。

市面上有关诸子百家的各种普及读物数量庞杂,但人们依然需要契合当下审美、满足不同年龄层次阅读需求的读本,其中关键的一点,便是使得中华民族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这套由黄坤明主编,郭志坤、陈雪良撰写的“提问诸子”丛书在趣味横生的问答中,将历史、现实和未来联系在一起。加上穿插的文物图片、古代画作等,丛书融通俗性、知识性于一炉。

有的问题主攻答疑解惑,比如书中提问孟子:“对于您是哪里人,史籍上说法颇多,有说是邹人的,有说是邾人的,有说是鲁人的,《史记》则说:孟轲,驺(zōu)人也。请问,究竟哪个说法更准确些?”编者借孟子之口回答道:“我看,都说对了,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说法略有不同而已。说是邹人,那当然是确切的。我出生的那个地方称为邹邑,是一个小县城,它从属于鲁。因此,说我是鲁人与说我是邹人是一个意思,只是指认的地域范围有大有小而已。至于《史记》上说的驺人的‘驺’,实际上只是‘邹’的异文而已,‘邹’与‘驺’相通,正像‘邹衍’其人可以写成‘驺衍’一样。说我是‘邾人’,那是一种更加文化一点的说法。”有的问题引人深思,比如提问庄子:“在后世的人们看来,您同老子一样,是一个异常神秘的人物,似乎什么都不想告诉别人,什么都不想给后人留下。请问,您为何要苦心经营这样一种个人的神秘氛围呢?”庄子的“回答”倒也颇具人情味:“我何曾苦心经营这样一种神秘氛围呢?实际上,是时代和社会造就了我这样一个人物,是我个人的生活经验和阅历使我自然而然地步入与众不同的神秘之途的,说不上什么别具匠心的自我经营的问题……”

在郭志坤看来,丛书所能触及的是整个国学中的冰山一角,岂敢以偏概全?“精当的阐释和大胆的浅化”显得相当必要,“当然,问题不是天马行空凭空乱想出来的。为了让问题更具代表性、更接地气,我们召集了数次由学者、中学教师和史学爱好者参加的座谈会,有的问题新颖甚至尖锐,比如关于墨家的节俭,关心的读者即问:有人会想,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生活得快乐,您这也限制,那也不准,不是违背了人性吗?”郭志坤说,善于提问、敢于提问,正是孔子等先哲留下的珍贵遗产,以“提问”模式激活读者群,可引出有情有趣、有滋有味的解读,正是在一连串问答中,丛书将诸子的生平思想乃至衣食住行化为一个个贴近读者心的问题,然后依据典籍并揣摩诸子心态,以适当手法将诸子从古代拉到当下,与充满好奇的现代读者用现代的语言交流。



“提问诸子”丛书将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等十位先贤从尘封的历史中请到前台,展开隔空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供图)

中国观众对本土歌舞片有着一定的审美需求,但令人遗憾的是,《如果·爱》之后,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歌舞片创作少之又少

中国的《爱乐之城》在哪里?

■本报记者 陈熙涵

歌舞片《爱乐之城》创造了歌舞片在中国的票房纪录已是个不争的事实,该片上映一周以来已创下1.8亿元票房,打破了由周杰伦《天台爱情》创造并保持至今的1.3亿元纪录。从情人节前被朋友圈悄然刷屏到如今出现在坊间的热烈议论,《爱乐之城》忽如一夜春风来,它所带来的高关注度,超出了市场对它的预判,随着奥斯卡颁奖日的日益临近,《爱乐之城》完全有可能再掀起一波观影热潮。

印象里,国内不是没有尝试过歌舞体裁的电影,但真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似乎只能想到陈可辛的《如果·爱》,翻翻该片履历,《如果·爱》诞生于2005年,距今已有十多年。在中国电影逐渐回归其娱乐和艺术本性的过程中,国产歌舞片在蓬勃发展的电影产业里显得如此式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个在国外被广泛接受的类型电影在中国难找到发展空间呢?为什么国内一直没有真正拿得出手的歌舞片,我们的《爱乐之城》又在哪里,逐渐成为业内近来热议的重要话题。

困境:缺乏歌舞片生长的文化基因

在接受采访时,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石川谈到,《爱乐之城》沿袭的是好莱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歌舞片的传统,歌舞片作为一种类型片,是好莱坞按照百老汇的演出方式来进行创作的。在中国文化中,显然缺乏那样的传统。音乐人高晓松则说,任何一个类型电影,均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形态有一些联系,缺少歌舞娱乐文化的土壤,确实成为制约国产歌舞片发展的最重要原因。

另外,这种水土不服还体现在消费习惯上。日前,《爱乐之城》的引进方卓然影业CEO张进公开披露:在决定引进《爱乐之城》后,公司方经过反复斟酌,确定将影片宣传和营销点更多地放在“爱情片”,而非“歌舞片”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中国海报上,主打的是“20年内,遇到爱”这样的广告语,这个决定耐人寻味,显然淡化歌舞元素是为了争取院线排片以及适应国内观众观影喜好的考虑。这也解释了,歌舞片并不受院线待见这一潜在的事实。

石川认为,跟科幻片一样,中国文化缺乏对歌舞片的消费习惯。“美国有历史悠久的百老汇音乐传统,音乐剧已然成为西方大众文化中一个非常主流的娱乐形态,这便是歌舞片生长的土壤。消费习惯和文化土壤,决定了中国很难培育出这种类型的电影。”

《一步之遥》等影片虽不是标准的歌舞片,但是其中含有的歌舞元素,还是令中国观众感到不舒服。一位网友的留言很有代表性:“看到中国演员一言不合就跳舞,实在太别扭了!”

影评人大奇特表示,好莱坞的歌舞片是有叙事技巧的,也就是所谓的“套路”,但是他们的“套路”都很好看。《爱乐之城》的导演相当聪明,他把经典歌舞片“套路”糅在了一起,他十分清楚地知道哪些拍出来好看,哪些拍出来感人。影片虽然呈现了一种怀旧基调,但依然现感感十足。这种娴熟把握,来自于歌舞片的传统,这是一种长在好莱坞文化基因里的东西。

据悉,在《爱乐之城》引进前,好莱坞黄金时代风格的歌舞片在中国内地的票房“天花板”是6300万元,这个纪录是奥斯卡获奖歌舞片《音乐电影》



《爱乐之城》创造了歌舞片在中国的票房纪录。图为海报。

《悲惨世界》2013年创造的。而国产歌舞片方面,票房最高纪录依旧由2013年上映、周杰伦自编自导自演的《天台爱情》所保持。但不少专家认为,《天台爱情》的火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周杰伦个人的辐射效应,并非国产歌舞片自身的发展趋势所致。《如果·爱》有意识地模仿了好莱坞,陈可辛当时曾信心满满地表示“影片上映时会掀起一阵歌舞片的热潮”,可是之后的事实证明,《如果·爱》虽在业界取得了不错的口碑,却没能俘获大多数普通观众的心,最后只取得了3000万票房。之后的8年里,国产歌舞片鲜有作品出现。

各环节创作存在“一步之遥”

“有时候,重看‘邵氏’的《西厢记》或者‘长城’的《三更》,觉得精彩极了。如果中国的歌舞片能沿着自己的传统一路走下来,那都是另一番精彩。”在采访中,数位专家都提到,中国其实有属于自己的歌舞片传统。早年以《马路天使》《歌女红牡丹》为代表的娱乐片以及《刘三姐》等戏曲电影,都被视作中国早期歌舞片的典范之作。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仍记得,田壮壮执导的《摇滚青年》1988年上映时的场景。这部以好莱坞的《霹雳舞》为创作灵感的电影,上映后曾在中国掀起了持续数年的霹雳舞热潮——当时,跳霹雳舞成了各文艺团演出的必备节目,而男一号陶金也被媒体誉为“霹雳王子”,还曾登上央视春晚舞台。

然而,在中国电影大步向市场化迈进之后,承续戏曲传统的歌舞片渐渐消亡,模仿好莱坞传统的歌舞片开始“抬头”,却几乎没有口碑和票房双重成功的案例出现。

在一些专家看来,歌舞片创作的高门槛是另外一重瓶颈。石川透露,歌舞片不仅对演员的要求高,更关键的是对歌

舞编导的要求非常高。一部好的歌舞片需要导演、编剧、作曲、作词、编舞、美工、灯光天衣无缝的合作,哪个环节都不能弱,都需要极高的艺术素养和完成度。在美国,商业片和类型电影产业已经很成熟,科幻片、歌舞片领域积累了大量人才,反观国内,音乐创作、舞蹈编排并不是国内导演、编剧所擅长的,而流行音乐词曲作者又往往与影视、舞台创作存在“一步之遥”。很少有中国导演敢拍歌舞片,还因为投入的成本和对每个环节的控制难度,让人望而生畏。《爱乐之城》《艺术家》《芝加哥》这样的歌舞片佳作,是成熟产业的产物,和早已形成规模的欧美歌舞片及印度歌舞片相比,我们的歌舞片产业还处于缺乏经验的起步阶段,市场的风险又让资本不愿涉足这一领域。

以《如果·爱》为例,现在的电影拍摄制作成本比十多年前翻了不知多少倍,《如果·爱》如果放到现在来拍,成本差不多就在一个亿,算起来的话,票房要做到三亿元才能值回成本,谁甘愿冒这个险?

当年《如果·爱》的成功可以看出中国观众对本土歌舞片有着一定的审美需求。但令人遗憾的是,《如果·爱》之后,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歌舞片创作少之又少。而在这个时期大行其道的歌舞片的特点是:歌舞仅仅作为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并不在影片中承担叙述功能,更多地是表现影片中小人物的悲剧性的人生命运,并通过喜笑怒骂的方式来展示创作者的内心情感。其中,阿甘导演的《高兴》和张猛导演的《钢的琴》为这一类型的主要代表作品。

多年之后,《爱乐之城》口碑和票房的双赢,反映出中国观众对歌舞片这种样式的接受度发生了一定的改变,这或多或少会让进口片一改魔幻与灾难片独霸银幕的现状,让引进的类型变得更为多样化。这对培养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无疑是有帮助的,或将有可能激发国内创作者对不同类型片的尝试。



《夜半歌声》被誉为中国版的《剧院魅影》。图为剧照。



《如果·爱》虽有不错口碑,却没能俘获普通观众的心。图为剧照。

相关链接

《如果·爱》2005年
陈可辛执导,周迅、金城武主演

整个片子对故事的叙述形式类似于金字塔结构,讲述了一个女人为名利不顾一切,及其与两个男人之间的爱情纠葛。《如果·爱》运用的是早年来高梅风格的歌舞,同时加入许多现代时尚歌舞的元素。歌舞成分在片中占据了三分之一的长度,编排设计出自《名利场》等好莱坞影片中担任歌舞创作的大师法兰·考恩之手,影片极尽华美,品质也达到了好莱坞制作的水准线,是中国不可多得的能够称得上佳作的歌舞片。

《高兴》2013年
阿甘执导,黄渤、郭涛、太原主演

改编自作家贾平凹的同名小说,影片讲述的是怀揣着梦想的农民刘高兴和五富进城拾荒的故事。影片在改编过程中去掉了小说中沉重、悲凉的气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喜剧的方式。它集歌舞、方言、民俗于一体,表达了底层人物对梦想的坚持。导演阿甘曾说:“《高兴》的定位是一个快乐和幸福的电影,我觉得在我们已经掌握的电影形式里面,没什么比歌舞更能体现快乐的气氛。这是我决定把《高兴》做成歌舞片最重要的原因。”影片中,陕北民歌反复出现,信天游、唢呐成为主人公自由在表达情怀的方式。除此之外,民歌与流行音乐、歌舞结合,以一种混搭的方式将陕北当地的风土民情展示出来。影片中,《快乐的破烂王》《为什么呢》等唱段表现了刘高兴等人的生活态度。虽然有不足,但是片中呈现出的在痛苦中拥有梦想,并快乐的活着,寓意深刻。

《夜半歌声》1995年
于仁泰执导,张国荣、吴倩莲、黄磊主演

翻拍自1937年的同名电影,讲述了宋丹平与富家千金杜云嫣相爱,却遭到她父亲的极力反对,宋丹平遭到毁容后藏在歌剧院黑暗的角落,隐藏身份的同时用歌声来安慰杜云嫣的故事。影片被誉为中国版的《剧院魅影》,在舞台剧式的表演上有继承也有创新。张国荣在片中创作了三首歌曲,并在拍摄时采取了现场收音的方式,香港著名的音乐人鲍比达,为该片贡献了精彩的编曲。当时作为新人出现的黄磊,第一次亮相在大银幕上,便贡献了不输“哥哥”的对手戏。

《天台爱情》2013年
周杰伦执导,周杰伦、李心艾、王学圻、曾志伟主演

讲述了一个名叫浪子膏的青年,非常讲义气,巧遇作为电影明星的心艾,两人暗生情愫。是将她救出苦海还是彻底放手?在浪子膏的努力下,有情人虽最终没有终成眷属,但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这个老套的故事,被架构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个平民的天台之上,淳朴的民风 and 恬淡的色调,流露着七八十年代的台湾风情。周杰伦巧妙地融进了众多的流行元素,浪漫爱情、歌舞、武打、赛车、古惑仔,这些元素的拼盘并没有显得突兀,它在当时与好莱坞歌舞电影的华美气质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目,开创了一种好看好笑好玩的歌舞片的样式。因为周杰伦的个人魅力,这部电影完胜了许多歌舞片在内地的票房,创下了1.3亿元的纪录。